生活故事

我们的照片

■竹天 文

新年伊始,朋友圈都在盛传十八岁那年拍摄的照片,一时间那些不曾修饰过的照片如发牌一样闪回在每个人的眼前,勾起了我们已然忘却的青春,好似见到了在记忆之湖里打捞出的陈年旧草,虽不复当年的碧绿生青,但还可见苍翠的底色。

每张照片都是一片散发着记忆之

美的碧叶,如果是集体照,那将风吹白杨,簌簌作响。我在尘封的相册中找到了当年技校毕业时在校园操场上拍的集体照,倏地转发在班级微信群里,立即引来大家的点赞。一晃二十七年,当年照片上的少男少女都是意气风发,无需脂粉不凹造型,每位同学都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在阳光下闪烁着青春独有的光泽。犹记得当年拍照时,烈日炎炎之下,同学们大汗淋漓,

如立针毡,但还要努力挤出灿烂的笑容,委实有点不容易。我捏着手绢希望快点听到"咔嚓"两声,然后一散而开好去买汽水消暑。之后拿到照片,也未觉得有多大惊喜,因为我们总以为大家是技校毕业,以后都是一个厂的同事,总会在厂区某处拐角见面碰头。况且我们还如此年轻,见面的时光俯首即是。

却未曾想到,此去经年,照片上的不少同学渐行渐远,有的竟有二十多年没有重逢,有的只是在群里面偶露真容,有的则独走天涯,影踪全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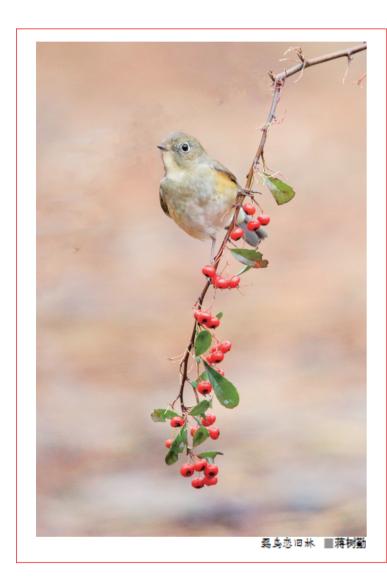
每张照片都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新的历程即将起航。如同莎士

比亚所言,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当年我们在一起拍摄的照片是三年技校生活的句点,从未想到将来会遇见怎样的风霜雨露,艳阳迷雾。一个有的女同学已退休,对着这张年轻过。十八岁那年,我们渴望远方,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畅游天望,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畅游天望,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畅游天望,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畅游天望,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畅游天望,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畅游天望,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畅游天望,也以岁那年,我们渴求知识,希望远下。十八岁那年,我们渴求知识,希望不以为明和同龄大学生一起学文的声景,以为明和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以企业为原点,似乎并未走得很远,但我们也已习惯了平淡的日子,只求生活

平安,岁月静好。只是偶尔在青春期孩子的身上,透过他们不羁无邪的笑容,目随他们大步流星的步伐,仿佛又看到当年的自己。

年轻真好,切莫辜负。

岁月是一把奇妙的刻刀,已把我们的青春雕琢成一座只可远观的盆景,远远望去那时的景色也是蓬勃葱绿,风光无限,只是当时的我们并不懂得如何把握青春大好时光,在踯躅的脚步中犹豫过,在疲惫的爬坡中动摇过,畏惧挑战,甘愿逐流,最终成为翻版。"青春是一本太流泪的昭片。"青春也是一张让我们流泪的昭片。



意犹未尽

小区雪景

■叶基馥 文

飞飞扬扬,飘飘洒洒,申城今年第一场雪如约而至。经过一夜的飞洒,申城披上了"银装",也给小区带来如诗如画的雪景。

从高楼往下俯瞰,小区里幢幢 六层楼房屋的屋顶铺上一层耀眼的 白雪,在晨曦中远远望去,就像一艘 艘扬帆起航的大帆船。而停放在屋 前的私家车,车顶上和车玻璃也是 白雪皑皑,如同停泊在港湾的小帆 船,被庇护于大帆船的船身下。

走出大楼,只见白雪铺满了眼前的一大片绿化地,一丛丛麦冬披上了"白袍",望去就像盖上了厚厚白棉被的麦田。据说,麦田被冬雪覆盖有利于麦子的生长,也除去了过冬的害虫,这就是瑞雪兆丰年吧。

在小区的转弯处,有一棵挺拔 的松树,树干和树枝都覆盖着层层 白雪。翠绿的树叶,在白雪的映照 下显得更耀眼。挺拔的树干在苍凉 背景的映衬下也显得更伟岸更让人 肃然起敬。"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 直",这正是松树的品格。

在居民楼窗户前,有数枝腊梅昂首挺立,朵朵盛开的梅花在寒风中微微颤抖,送来缕缕清香。"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此时,梅花与雪花一起盛开,不逊于王安石看到的景色。

突然,从小区的道口处传来 "沙沙"的铲雪声,打破宁静的清

晨。一群身穿志愿者服装的志愿者,在居委干部的带领下冒着刺骨的寒风,用铁锹、扫帚清扫小区主干道的积雪积水。大家铲的铲,扫的扫,在人们上班前开辟出一条安全的走道。在北面的大楼前,还铺上了一块块金黄色的防滑草垫,一直铺到大楼的进口处,望去如同一条金色的大道。

当上班族穿上防滑鞋,做好防滑准备,"全副武装"出门时,看到小区毫无积雪积水的干净整洁的道路,无不感到惊叹和惊喜。

这正是小区最美的雪景!

旅游日记

黑白英伦

■冯诗齐 文

没来英国之前,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多是从书本和电影里得来。许多场景大约还停留在工业革命时代,免不了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调。那些个来自于《孤星血泪》、《雾都孤儿》的镜头,那些福尔摩斯探案中时常出现的夜雨小巷、手不离黑布伞的街头绅士,以及时断时续的教堂钟声……这些,就是我脑中对于"英伦三岛"的印象了。

的确,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两百多年前的英国,用"黑白英伦"来形容,庶几近之。煤炭为工业生产提供了能源,蒸汽机则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工厂排放的废气烟雾,给伦敦戴上了"雾都"的帽子。加上英国秋末春初连绵不断的阴雨,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晦暗。尽管工业革命使

得英帝国成为世界强国,但田园诗般的环境,已成为都市人难以再享受的奢侈。

人们常说英国人守旧,在英国, 具有悠久历史风貌的建筑、雕像、街 道随处可见。这些都给人们加深了 不列颠帝国老旧保守的印象。的确, 英国在保存历史遗产方面做得是比 较精心,他们似乎没有那种将历史视 为包袱的念头,相反,越是陈年八股 的东西,就越是当宝贝。怀旧成为了 一种美好的享受。

伦敦为了吸引游客,动了不少脑筋。比如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这里生活、工作过,他们就设计了一条名叫"莎士比亚的伦敦(Shakespeare's London)"的市内旅游线路,把莎翁住过的客栈、莎剧上演的剧场、莎翁朋友的纪念碑等遗迹——串联,教你去探访。而实际上,大部分真正的旧建筑,经过1666年的伦敦大火(Great Fire)和二战时德军的轰炸,早已片瓦不存。但经过旅游小册子的一番渲染,倒也能勾起人们对想象中旧日伦

敦的印象。

王星的书《七部名著读伦敦:寻找狄更斯》思路也有点类似。它从狄 更斯所写的七部小说中爬梳剔抉,把 发生在伦敦的场景逐一对照验证,让 读者了解当年的伦敦。像这样的伦 敦印象,当然像一帧帧黑白照片,满 满都是古风古意。

然而要是你真的以为英国是个守旧、不思改变的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论英国还是伦敦,都时时在发生着变化。如前面提到的,莎翁时代的建筑,其实大半都已不存。即便不遇如大火、轰炸等客观原因,随着城市的发展,需求的变化,老建筑的拆毁和改造也几乎不可避免。一次到伦敦城(City of London)去,经过一座类似城门的建筑觉得眼熟,回来查资料,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圣殿门(Temple Bar)"。

作为伦敦老城的城门,一百多年 来经历了改建、拆除、迁移、重建,种 种磨难,如今回到伦敦城,却已是焕 然一新了。

杨浦记忆

商店内外如烟往事一——

长白商店

■刘翔文

商店这个词,现在上海人似乎对 此有点不屑一顾,感觉它好像不符合 国际大都市的商业档次,有点"夫妻 老婆店"味道。起初人们外出购物还 会来句:"阿拉到百货公司去买东 西。"后来逐渐演变成:"阿拉到商厦、 到超市、到大卖场去兜兜。"再后来伴 随着互联网而出现的网店异军突起, 购物开始足不出户,坐在家中点点鼠 标,按按手机,需要的东西均会送上 门来。在今人的语境里,商店,这种 商品销售模式不仅意味着原始与落 后,就连商店这个词语亦似乎濒临淘 汰的边缘。然而,今天的我,每每走 进傲然盘踞在五角场城市副中心五 个角端的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万 达广场、苏宁旗舰店、合生汇等富丽 堂皇的殿堂内,总会情不自禁想起上 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那些年,我 与杨浦区域内那些大大小小商店的

我从小居住在杨浦的长白地区, 当年的城市规划者在每个新村规划 布局了一个综合性商店,店名就以所 在的新村命名。长白新村就叫长白 商店,控江新村就叫控江商店,鞍山 新村就叫鞍山商店,十分简洁明了。

长白商店是当时居住在长白地 区居民对其的简称,其规范全称是长 白新村综合商店,这是一个坐落在延 吉东路、安图路口的回字状环形建 筑,中间是一个花圃,是一个集生活 用品、文化娱乐、吃喝玩乐于一体的 综合性商业载体。 长白商店是由长白百货店、长白 土产杂货店、长白照相馆、长白饭店、 长白新华书店,和周边"遥相呼应"的 长白浴室、长白菜场、长白豆制品厂 等组成的"长白"商业系列。住在松 花新村、长白新村的老百姓柴、米、 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只要拎 着篮子到长白商店兜一圈,就可以一 揽子解决掉。

在物质供应匮乏的那些年,商店里几乎所有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凭票证计划供应的。五花八门的布票、粮票、油票等,张张关系到一家人家的"生存"状况。我印象里,像水产品票、春节年货票等还很"人性"地分为方户与小户,大户能够得到更多的的以上就是大户,4个人以下则是小户。我家正好是5个人,也就幸福跨人大户的行列,享受"多吃多占"待遇。为此,我经常会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阿拉是大户!"跟着父母到长白商店去买东西,也会对着营业员高声嚷道:"阿拉是大户!"

然而,随着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及股市出现以后,一大批真正的大户诞生后,我就绝对不敢再说"阿拉是大户"这句话了。大户,这两个字没变,可是,含义已经天翻地覆了,我总算深刻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大户。

正因为票证的重要性,所以这些票证都是由父母锁在五斗橱抽屉里精心保管着,唯恐被我和弟弟妹妹一不小心弄丢后导致全家人"吃不饱,穿不暖"。每次到长白商店去买东

西,也都是由父母亲小心翼翼地攥着各种票证,从不让我插手。

唯独在1976年3月初的一天,母亲郑重其事领着即将奔赴崇明跃进农场工作的我,到长白商店去购置生活用品。

那天,母亲边走边叮嘱我,千万 不要把盖有"上海市杨浦区革命委员 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大红印 章的粉红色通知书弄丢,因为只有凭 这张通知书才能享受紧俏生活用品 供应。

母子俩来到百货柜台前,递上通知书,营业员仔细查看后,才从柜台里面取出棉花胎、蚊帐、热水瓶、牙膏等,随后在这张通知书的右下角,用一枚长条形橡皮图章敲上一排小字:"已供竹壳热水瓶壹只",再用圆珠笔写到"牙膏两支"四个字。在今天看来,也许十分惊诧和荒唐的事情,在很多生活用品都必须凭票购买的七十年代,能够保证供应给知青"竹壳热水瓶壹只、牙膏两支"已经是很优厚的物质待遇了。

长白商店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景点",就是设在延吉东路进口门厅处的那个阅报栏。这个阅报栏是镜框式的,每天有专人负责更换当天的解放日报、文汇报。

从小喜欢读报的我,至今难忘当年这两张报纸上刊登的两篇文章——篇是刊登在解放日报《看今朝》副刊(即现在《朝花》副刊,文革时改名为看今朝)上的由著名海员作家张士敏描写海员生活的小说《虎皮斑纹贝》。另一篇是文汇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影射周总理的文章"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还在走"。

如今,当我翻看着父母保存下来的那几张长白商店的老发票,以及印有"国营长白摄影"字样用于存放照片的小纸袋,总会想起那幢早已不存在的回字状环形建筑。